



夏衍劇作集

# 芳草天涯

夏衍著

· 開明書店 ·

芳草天涯

夏衍劇作集之一

許德廣

## 芳草天涯

每册售價人民幣5,000元

己(滙 3209)

---

著者	夏	衍
出版者	開明書店	
	(北京西總布胡同甲50)	
印刷者	華文印刷局	
	(上海濟寧路143弄4號)	
發行者	三聯·中華·商務·開明·聯營 聯合組織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	
	(北京綏線胡同63—67號)	
各地分店	三聯書店 中華書局 商務印書館 開明書店 聯營書店	

---

1949年11月開明初版

78 P 36 K

1951年5月二版(2001—4000)

有著作權 \* 不准翻印

# 戀愛·結婚·家庭

陳願

——本書代序——

那心靈高揚的讚美，  
就是天神也不反對，  
蛾子向星球的嚮往，  
黑夜對黎明的渴望；  
從這個哀傷的人間，  
向未來的傾心愛戀。

雪萊：「給——」

不論是意識地，或無意識地，當貞操只被要求於女性一方面時，在戀愛當中，男與女是不平等的。當女性不能夠參加生產時，在社會當中，女性總是吃虧的。

不論你明白說過也好，明白暗示過也好，或是有意識的使對方感覺過也好，對於你的肯定的

一個意思一經表示，你就負有責任。

不論最初是哪一方面的發動，愛總是相互的，也就是說沒有哪一方面可以推卸責任。拋棄對方，就是拋棄對方。並不能拿「當初是他（她）」先向我要求「來更換這個動詞」。

自己要活，同時也要讓人家活。她不是一件衣服，可以脫掉，丟掉，她將是一個影子，一直站在你面前。跨踏過一個女性的屍體而走向自己的幸福，把別人的痛苦鋪成道路，都是犯罪的行爲。

「自由的分離」是人類踏上更高一級文化的梯子的幸福。當人類還沒有改正目前的社會的錯誤時「自由（？）的分離」，通常總包含着「一方面辛酸的眼淚」。

「壓迫人的，雖智者，亦變成了愚蠢。」損害人的，同時也一定損害了自己。

聖西門說：「看一個社會，只要看這社會中的女性所處的地位。」尼采說：「女人是我們的鏡子。」由此可以引申成看一個男人：他的心腸，他的思想，他的對人，對事，只要看他怎樣戀愛，怎樣和他的妻子相處。因為戀愛顯示了人的真實，丈夫對於妻子是無法掩蔽的。

「幸福的家庭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纔有各有各的不幸。」（這是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的第一句話）不幸的家庭是通常的，幸福的家庭是例外。相安無事的家庭少，有裂痕的家庭多。相安無事，並不一定表示這婚姻的美滿；雙方共同的欺騙，共同作惡，共同的愚蠢，共同的懦弱，也可以沒有爭吵。有裂痕的家庭，並不一定壞；要看這裂痕向什麼一種情形發展，要看雙方對

於這發展採取什麼一種態度。

不幸的家庭多，是不是一種「悲觀」的論調呢？不是，正像說不幸的世界一樣。它並不影響我們，肯定的說：幸福的家庭是存在的，今天較少，將來都是；幸福的世界是存在的，今天在人們心裏，將來一定成爲事實。

家庭是這個社會的一個細胞，這個社會的一切矛盾集中投射在它身上，顯露在構成這個細胞的兩個份子的眼前。這兩個構成份子所感覺的苦痛，正是外面所加給他們的。如果他們一塊兒採取一種積極的，並不是「嫁禍」的態度，來對待他們的痛苦，實際上，他們已經有黃金不換的幸福了。

如果妻子是被束縛在家中的人，那末丈夫就代表着外界，把外界帶到家裏。如果他把妻子當做箭垛，那麼，她自然把憎惡外界的感覺，簡單化爲憎惡丈夫。雙方都聰明，避重就輕，挑最可欺的部份洩忿；雙方都愚笨，把一個幫手看成了敵手，把一個同志誤認爲仇人。

妻子把所有的幸福想像，寄託在丈夫的高興上，但是自己把雙腳離開地面，把生活掛在別人的衣襟上。

夫妻關係的任何一方面的獨斷和放棄都是必然使雙方同時受害的。獨斷，蠻不講理，在表面上馬上看得出，是專制，是法西斯蒂。放棄與容忍，似乎是「民主」。不，這不是民主，這是慚怯，或

是消極。因為如果是正確的，對的，那末容忍，放棄，就是對真理的退卻，就是對惡的妥協。夫妻之間，反而應該有「爭吵」，這樣纔能不斷的向善向美走去。丈夫與妻子是一個赤裸裸的獨立物。自私在家庭中，不穿外衣，毫無隱瞞。

有一種情形，或者說這就是我們現在知識份子間通常的情形。把結婚看做一個目的，丈夫把妻子看做享受，妻子把丈夫看做一輛車子。丈夫繼續工作向前進步，回家休息，享受享受；妻子搭上車子，就坐了下來，再也不必進步。丈夫如果造成她的甘願不動，或者不管她的坐了下來，嚴重性，那麼飛出的石子彈回來，打痛自己。他的向前的運動也必然受累，只有雙方一起進步，這運動纔能繼續。幫助妻子，也幫助了自己。

夫婦是一個矛盾體，讓他們互相衝突。理智做鐵軌，人情做潤滑油，結婚的車子纔能不停地向前。

真是奇怪呀！在你的面前是這樣一個人，一個異性，你面向他湊近他握住彼此的手，擁抱他，你從他的臉上照見了自己，你發現了和你完全一致的另一個人，好像發現另一個自己一樣高興。他和你一樣是父母疼大的，他和你一樣有一雙閃着愛情和苦惱的光芒的眼睛，他和你一樣有一個呼吸出痛苦和歡樂的嘴巴，他和你一樣有一顆敏感的，同樣溫度的同樣速度的跳動的心，和你一樣渴望幸福，哀憐弱小，為殘暴兇橫而憤昂激動。你可以和他聯合起來，一致行動。

幽靈逗留着未去，歷史把我們割裂成個人，社會給我們安排在一個孤立的名叫「家」的東西之內，把一個男和一個女投入其中，叫他們連結一起，和其他的各個的家發生隔膜或者敵對的感覺。社會的概念在他們心中，再也沒有一點親熱的感覺。集體的存亡再也不能在他們心中發生什麼波動。最後，連這不合理的孤立的東西，也失去了意義和快樂，和存在的理由。人們便要求打破這狹籠了。單個的一座堡壘，只有當它知道自己處於全線作戰之中的時候，它纔是一座堅強的堡壘，否則，監獄也是堅固的，也是各各孤立的極小的堡壘。

家庭中的操勞，在今天大多數的家庭中，仍屬私人服役的性質，它必須，也可能改變為社會的事業。今天大多數女性還不能擺脫這種繁重辛苦的服役。燒飯，洗衣，帶孩子，往往剝奪了女性全部的精力和時間，其目的卻僅僅維持了一個單個的家庭，並不會直接參加社會的生產。結果精力一點沒有剩餘，沒有剩餘，文化就停滯。人活着，就爲了人要活——這是無意識的。

勞動要求剩餘。結婚要求比結婚更多一些。一個人和一個人聯合，並不是取消一個——即使取消之後充實了也不行，因爲這樣變成人吃人。兩個人合在一起應該仍是兩個人，兩個更豐富的人。「一加一不能是一，至少是二，應該是二以上，更多些。」（見綠川英子：「憶蕭紅」一文）

結婚是命運的同舟。

人不是一樣東西。



人只有不同，沒有高下。

人本身就是目的。人不是手段。

人在知識上可以分得出我比你多，你比他多，但在人的意思上，大家是相同等的。

## 前記

「你沒有寫過以戀愛爲主題的戲。」朋友們這樣對我提議。我承認這個事實，但我不承認這事實出於故意。

現在我打算寫了，但我寫的恐怕不是甜蜜而是辛酸。

正常的人沒有一個能夠逃得過戀愛的擺佈，但在現時，我們得到的往往是苦酒而不是糖漿。托爾斯泰說：「人類也會經歷過地震，瘟疫，疾病的恐怖，也會經歷過各種靈魂上的苦悶，可是在過去，現在，未來，無論什麼時候，他最苦痛的悲劇，恐怕要算是——牀第間的悲劇了。」我同意他的話，但我不像他一般的絕望和悲觀。我在他的文字中抹掉「未來」這兩個字，因爲我相信人類是在進步。

我望着天癡想：要是普天下的每一對男女能夠把消費乃至浪費在這一件事情上的精力節約到最小限度，戀愛和家庭變成工作的正號而不再是負號，那世界也許不會停留在今日這個階段吧。

我是從這個意義上同意托翁的話，而把不合理的舊社會的戀愛定義爲人類生活中最苦痛的

悲劇的。

我譴責自己，我譴責同時代的知識份子，但是，親愛的讀者，在敘述人生的這些愚蠢和悲愁時，我是帶着眼淚的。

一九四五年，初春。在重慶。

本書專供閱讀之用，作者保留轉載，翻譯，演出，改編，廣播，攝製電影及其他一切著作權益。不論職業的業餘的個人或團體，如欲取得上列任何權益者，須事先徵得作者或其代理人之同意。

其演出權益按照原「劇作者聯誼會」所訂劇作上演稅暫行辦法辦理之。

夏衍劇作集：

一年	秋瑾	芳草天	離離	復	水鄉	法西斯細	愁城	心防	上海屋簷下
	傳	涯	草	活	吟	菌	記	防	下
	(三幕)	(四幕)	(四幕)	(六幕)	(四幕)	(五幕)	(四幕)	(四幕)	(三幕)
	售價三五〇〇	售價三〇〇〇	售價五〇〇〇	售價四五〇〇	售價三五〇〇	售價五五〇〇	售價四五〇〇	售價四五〇〇	售價三五〇〇

開明書店出版

芳草天涯

人物

孟文秀

孟太太

許乃辰

孟小寒

尙志恢

石咏芬

時代

民國三十三年春天到秋天

地點

廣西省的桂林及柳州

## 第一幕

民國三十三年春。

桂林，太平洋戰爭之後的一個西南最重要的文化都市。

月牙山附近的一間簡陋的瓦蓋平房，後面是一片竹園，屋前有一片空地，正面是一間客室，客室左右是兩間狹長形的廂房。是一種戰時性的臨時建築，泥糊竹壁，但是因為主人是一個新聞記者，所以在寒素之中，也還佈置得楚楚有致。未能免俗的書畫，雜陳着書報用具的長桌，供着一瓶杜鵑花的小圓桌子，不很調和的兩把藤椅，和必要的書架，衣架之類。

太陽從前面空地斜射進來，在牆上稀疏地畫出了瓜棚的投影。中間掛着一幅對聯，筆酣墨飽地寫着「斗酒每因知己醉，文章不爲稻粱謀」這十四個大字。

三月，一個相當和暖的上午。

孟文秀，五十二歲，年青時在美國唸政治經濟，回國後在上海一家相當有地位的報館當過主筆，但是在大事情不善迎合政治氣流，小事情上不會敷衍取巧，所以幾次碰壁之餘，就在香港的一家二三流的華僑報館當了近十年的雜牌編輯，年青時代的銳氣漸漸的消磨盡了，世俗的毀譽也就



不很放在心上。香港淪陷之後，輾轉逃到桂林，在一家日報擔任了一個相當清閒的特約撰稿，憂患與坎坷在他臉上刻畫了皺紋，兩鬢間也有了白髮，可是面色紅潤，還是相當的康健。年青時代曾經是一個全盤歐化論者，所以一直穿着已經相當破舊了的西服。

孟太太四十六歲，瘦長個子，臉上帶着病容，這是香港逃難歸途生了一場重病尚未恢復的原故。在香港耽久了，所以相當懂得打扮。唯一的愛子早在西南聯大唸書，所以一直過着非常清閒的生活。

幕啟的時候，孟太太從菜場買了菜回來，似乎很性急地整理了一下傢具，看了一下時間，到廚房門口去張望了一下，然後提了菜籃回到廚房裏去。

幾秒鐘之後，大概是一個郵差經過，看不見人，喊了一聲「收信」，就從窗口丟進了一束報紙和信件。

遠遠的灘江船夫吆喝的聲音。

遠遠的人聲，孟文秀提了一隻箱子，滿頭大汗，從左手登場。他的好友尙志恢跟在後面。

尙志恢四十二歲。瘦弱清癯，修眉巨眼，穿着一件半新舊的直貢呢長袍，樸質之中露出一種有教養的丰度。

孟（充滿了愉快的聲音）笑話，我提不動？你真當我老了？哈哈……